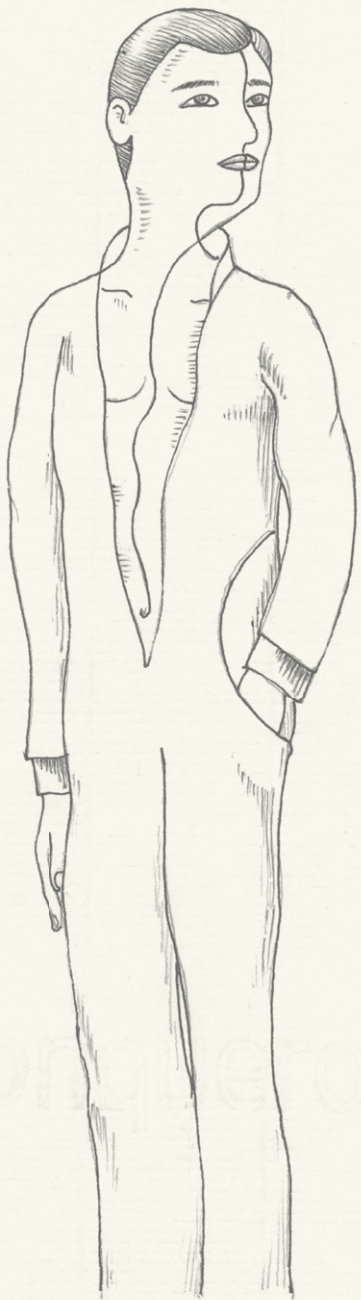


青春夢裏人



二人正聊得如癡如醉，不覺窗外的夕陽已漸西沉。這兩個喜歡文字遊戲的男女，忽然找到歧路上的共同點；時間過得怎麼那麼快，在這春風沉醉的黃昏。

那天子明打完球，換好衣服，離開香港大學的時候，大約是下午四點半。

六十年代的香港，到處還有許多亞熱帶的木棉樹。早春時分會開出血紅的花瓣，隨著天氣漸暖，那紅色的花就會蛻變成堅硬的果實。春天尾巴來臨的時候，白色的棉絮就會破殼而出，隨風飄蕩，像是雪花片片，煞是好看。

子明走在路上，坐在電車，隨著棉絮的指引，往北角方向一路順來，風景和中上環迥然不同。路上行人的步伐，就比中環緩慢幾許，街邊的雜貨店和食肆，迎風而來，都帶著濃厚的「外江味」。

或許會碰上美麗的上海小姐問路，大白天穿著明艷的旗袍，用吳儂軟語嗲一聲：「沙沙儂，哪能去麗池夜總會？」子明會用標準的廣東話禮貌地回答：「唔好意思，我都係第一次來北角。」那帶有風塵味的小姐「哦」了一聲，用貪婪的眼光不消一秒就將子明整個人掃描入眼，然後說了聲「唔該」，轉身而去。

雖然六十年代已是這「小上海」的明日黃昏，但在藝文的小圈子裏，還是津津樂道地談論何人何時住在誰家的隔壁又寫了本影射誰人的小說。司馬長風先生那時就住在繼園街。街口的英皇道上有家照相館，張愛玲的標準照都打有「蘭心」的水印和簽名。

來到北角繼園臺七號，那是一棟五層樓高的戰前舊樓，坐落在英皇道的山坡上。夕陽照射在長滿綠苔的外牆，雖然各戶窗花的顏色都表述出各自的歷史與個性，在那敗瓦頹垣的底色下，仍露出往昔的傲氣，卻不失優雅，看得出以往也是人間天堂。

這區以前叫做七姊妹，海邊有座七姊妹泳棚，遊人如織，後來一路填海，就有了英皇道。四十年代廣州南天王陳濟棠之兄弟陳維周，在這裡蓋了大宅門「繼園」。當時紅牆綠瓦，鳥語花香，加上寶馬山流下的數條清澗，也算得上是人間天堂。可惜亂世桃花逐水流，不消二十來年的光景，如今都付與敗瓦頹垣。

但是繼園臺七號那草綠配鵝黃的磨石子樓梯，仍然清掃得一塵不染。

子明上樓梯的時候，有一種感覺，會是怎樣的人，住在如此素淨的地方？他

拿出口袋中寫下地址的紙條，走到三樓的門口，看見門框上掛著一條紅色「招財進寶」喜條，開始感到有些俗氣。按了門鈴，不一會兒，大門上的小木窗打開，隔著黃銅小窗花有對三角眼疑問地望子明，粗聲粗氣道：「儂尋啥銀？」子明禮貌地說：「我是范子明，約了虞太太，是來替她女兒補習英文的。」那男士把小木窗關上，用上海話大聲叫了幾句什麼太太有什麼人找你補習什麼《霸王別姬》之類的說話。

大門打開，子明看見屋內的擺飾有如一箇京劇主題的古董店。三百來呎的客廳堆滿了戲班中的各式道具，騎樓掛滿了大小的雀籠，裏面的鳥雀吱啾個不停。牆上則是京劇國畫和大小生活舊照片，沙發上鋪著刺繡的椅墊，大紅大綠的舞台色彩誇張地滲透了客廳的每一個角落。紅木傢具下有一隻從來陌生的小動物，到處爬行，原來是罕見品種的波斯貓。

那隻波斯貓突然跳上了子明面前的玻璃桌。子明善意的走近，想要撫摸，那貓卻又突然跳走。

貓兒來到垂掛著彩色珠簾的玄關處，一雙戴滿飾物豐潤的手奢侈地將貓兒抱起。

那有分量的女主人梳化一個需要功夫的雞窩頭，穿著上等料子的彩虹印花旗袍，臉上非常禮貌地堆砌著脂粉，手上那隻祖母綠的翡翠鐲子閃耀著水汪汪的色澤，顯然不想讓任何人忽視；女主人那與眾不同的肢體語言，更是直截了當地告訴你，她確實曾經有過燦爛的戲劇人生。她朝著子明方向走來，子明正想禮貌招呼，她又一轉身往餐櫃的方向走去，站在齊白石冊頁旁的那塊嵌金水晶美人鏡前，望著鏡子中的自己，就好像登上舞台似的，說話。

小老弟，阿國說你要找我補習什麼來的？您真是消息靈通，居然會搭上綫在這裏找著了我。可告訴你，小老弟，淪陷後來到香港，我可就沒有見過任何的什麼新聞記者。

京片子字正腔圓。那女主人停下來舒口氣，眼睛往櫃檯上十來張鑲嵌在紋銀鏡框上的照片一瞄，有意無意間，指引著子明的視線，讓這個青年人也隱約了解自己輝煌的過去。之後趕緊再入主題。

這十來年，我可修身養性，隱名埋姓，窩藏在這個小上海，什麼人也不見，什麼學生也不收，就只有專心一意的拜佛……

說到這裏，女主人又轉身走到子明身旁，仔細地看了他兩眼，心目中好像有些打算，對子明說：阿國說您要找我補習什麼來的？

女主人輕輕地作勢，伸手要摸子明，子明不自覺身體往後微傾，那女主人的手忽然變得像蜘蛛一樣，四處撫摸子明的胸膛。子明慌張地嚥了嚥口水，尷尬地拉開她的手。

那女主人停下手，一本正經地說：您的身型是武生不是花旦，我本行是花旦，您不適合找我補習。

子明不解地說：我是來替虞太太的女兒補習。

那女主人皺下眼眉，不悅地說：什麼？虞太太？我的私房戲雖然是《霸王姬》，但是我姓梅，不姓虞。您要找的虞太太是三樓，我的樓下。廣東人把一樓叫做地下，一字樓就是二樓，三樓就是二字樓，下一層。我這兒是三字四樓，廣東人的習慣叫法難道您這廣東仔都不清楚？您要找那位臺灣來的虞太太，就住在樓下，二字三樓。

這位自認為再世虞姬的梅太太，一路說話，一路彷彿走著碎步表演自己身段。演完她的獨角戲，一轉身就消失在她的睡房門口。那孔武有力的管家阿國打開大門讓子明下樓。房間裏那頭波斯貓咪蹣了出來，身子透明似地穿越了牆壁，魔幻似地穿過子明的腳步，偷偷地進入了二字三樓虞太太的家。

虞太太坐在露臺的落地窗前，手中拿著一本蕭紅的《呼蘭河傳》靜心閱讀，座椅旁的茶几有杯鐵觀音，還有一隻鋼筆，似乎準備在書上做眉批。虞太太偶爾拿起桌上的茶杯，不見品嚐，卻望著窗外發呆，似乎希望時間停止在某個陌生的空間，再去尋找一些得不到的希望。

鈴聲打斷虞太太短暫的留白，慢慢站起，走向門口。打開木門上的小窗子，聽見子明報上姓名，就請他進入了房間。

今天第一天來補習，我女兒就遲到，真不好意思；我去給您沏杯茶，你隨便坐啊。那婦人說完話便獨自往廚房去。

子明趁便瞄視了一下這簡單公寓的一切。靠近廚房的一個角落整齊地放滿了印著西洋商標的紙貨箱，這也適當，因為聽說女主人是舶來奢侈品的台灣買辦；另一個角落卻堆滿了書籍，擺放在修竹的書架上還不夠，地板上也放了一摞摞。這個角落的書本，看來本本都曾仔細翻閱過，立即出賣了女主人對文字的飢渴。牆壁上也不見任何吊鐘掛曆和裝飾，只簡單地懸了一幅魯迅柯羅版的書法立軸。

廚房傳來杯盤的清脆響聲，子明朝著聲音的方向轉去，看見虞太太修長的背影，在廚房內移動。再回頭，看見書桌上有本書，順手拿起，打開書頁，還有筆跡未乾的眉批。子明的手撫摸在書頁上，像是撫摸肌膚一般，不知是否自己的手汗，再次濕潤了那乾枯的墨水，卻又沾污了他的手指。

子明望著手指上的墨水，聽見有人在耳邊細語：第一次來到別人家裏，就到處亂翻，好學也不是這樣。

子明急忙轉身左張右望，似乎望見剛才馬路上與他搭訕的女子。再定神，卻原來是自己做賊心虛。正在狐疑之時，腳邊傳來一聲貓叫，那隻梅太太家裏的波斯貓快速地在他眼前蹣過，跳上了客廳一角的矮櫃，回頭瞧了子明一眼，就跳出

